

# 熔炼

从风尘女到垦荒兵

---

李素萍 著

---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---



苦难的童年与幸福的晚年

悲惨的青年与闪光的中年

从风尘女到垦荒兵，旧中国最后的一批妓女——丁苏琦的讲述

# 熔 炼

李素萍 著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熔炼/李素萍著. —五家渠: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, 2007. 10  
ISBN 978 - 7 - 80756 - 006 - 7

I. ①熔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89970 号

## 熔 炼

---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版发行 |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地 址  |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               |
| 邮 编  | 8313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电 话  | 0994 - 5825298 5825226 5825228 |
| 传 真  | 0994 - 5822600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710mm × 1000mm 1/16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100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1 ~ 3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978 - 7 - 80756 - 006 - 7 |
| 定 价  | 2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## 眼泪并不总是流在脸上

### (代序) —— 凡丁

一个悲怆的故事，一个生命轨迹的真实记载，一个旧时妓女的辛酸史，那是要多苦有多苦的。从古老的传说女娲补天，到现代人崇尚的自由女神，中间隔着一部长长的女史，这部女史不是白纸黑字的书页，而是刻在青埂峰上的壁画，天长地久，历经沧桑。

我很幸运能成为这部纪实文学的第一读者。读着这部文稿，我被它残酷的真实震惊了，撩开巨大的悲剧的帷幕，一个触目惊心的躯体，一个裸露的生灵展现在我的面前，我被带入深重的时光隧道，我看到主人公丁苏琦在她生命历程中最痛楚的动荡里，在人与兽，神与鬼，血与泪网织的炼狱里穿行。作品的魅力在于反抗精神的黑暗和被黑暗扭曲的光明，道出了一个对世界诚实的体会。我感到了惶惑、战栗、不安。我震惊于她生命的顽强，由人及鬼，由鬼及人，再由人及鬼，再由鬼及人，在碱水里泡过三次，在盐水里泡过三次，在泪水里泡过三次的她。岂止是一个“苦”字所能包容得了的。这时候，我才懂得，眼泪的同情抑或仰天呼号已经远远不够了。

我们处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，一个不相信灵魂的时代，周围的情感在沙化。不是爱风尘，似被前缘误，生命渴望阳光的温暖，黑暗中的

生命是绝望的生命。透过七彩亮丽的阳光，在天地之间这个鲜活的人体，这个被称作人的生灵，作为实际的人早已名存实亡了。她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，她成为了命运的奴隶。丁苏琦出生在万恶的旧社会，这万恶逼良为娼，风尘生活是用血血口泪写成的。作者忠实于生活的真实，正是为了让现代人懂得珍惜什么，怎样的社会才是合乎人性的社会，怎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。

我即将写下的这些文字，不是序，仅仅是第一读者发出的一个惊叹。看完文稿，掩卷沉思，眺望着白雪皑皑的天山，一股寒流在周身滚动，我不寒而栗。我想起了张藜的歌词：“昨天是今天的往昔/往昔却难以忘记/过去并不全是苦难/却是一本好难翻的日记。”

也许我是错的，但是人们常说第一感觉最重要，因为他不带任何偏见和杂念。

一部人类文明史，就是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历史。大自然以几亿年的时间孕育造就了人，这个伟大的万物之灵，为了生存，又用了几十万年的时间强化了社会力量，但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对自身的束缚。无所不在的辩证法注定了人类要经历漫长的苦难历程。并将以沉重的代价才能换得自身的解放，因为只有岁月的磨砺才能使人类的自我意识逐渐苏醒，并在劳动和创造的实践中复归自身。

有位文艺理论家说：“在中国文学史上，是曹雪芹第一次把人带进文学的领域。”那么该书执著地揭示了一个被扭曲的灵魂，是不是曹雪芹的继承呢？凡画山水。意在笔先。我曾向作者打问她写这本书的动机，她说：我不是带着解剖医生和新闻记者的超然态度去采写主人公的，我是带着深深的同情，悲哀，提着一兜问题去看望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。但当我聆听她的哭诉时，我突然觉得，那不是个人的命运，那是一部活生生的女史。我的问题包括人究竟是不是受制于命运？人能不

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？命运是怎样地运行？女人应当怎样活着？什么是女人的真正解放？……这是一些至今尚没有圆满的答案，也许永远都没有答案的老问题，是一个存在已久的十分危险的陷阱，因为人与社会，人与自然的命题太大了，涵盖太广了，这个问题要追溯到很遥远的过去，和很漫长很漫长的未来，但那也许只是一部臆断的小说。

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分析法国作家欧仁·苏的长篇小说《巴黎的秘密》里，对小说的主人公妓女玛丽花的性格作出过深刻的剖析。

我们用一场血与火的革命解放了辽阔的黄土地，我们应该用另一场革命解放黄土地上的人，男人和女人。改革开放时代叫得最响的口号是解放思想，但思想是人本理性认识的升华，要从解放人开始实现人的解放和解放思想，最后解放人的主体力量，这是实践马克思的解放人的思想。

当然这部作品尚有许多不足之处，象一块粗糙的石头，尚需雕琢，文笔秉直而缺乏风采，语言朴素而失之精致，情节真实而流于单调，人物典型而显得拖沓等等。我相信作者再创作时会进入人类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更高境界，在保留它的价值的真实的基础上再度升华。

不知什么人说过“劳动对人是一种宝物”。我也有一句自勉的话叫“懒惰是对人的亵渎”。该书前后经历了十八个春秋，终于得以和读者见面了，足见作者是个勤奋的人，不懒惰。我谨表示衷心的祝贺。

2007年6月于乌鲁木齐

## 引 子

也许一个人的苦难未必是一个民族的苦难，但任何个人的苦难都离不开他所依存的社会背景，旧社会把人变成鬼，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白毛女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她一生命运多舛，历尽坎坷，因为家境贫寒当了童养媳，因为公婆虐待被人贩卖，最后沦落成了妓女。命舛不是爱风尘。她是旧社会的殉葬品。

解放了，共产党拯救了她，使她跳出了火坑。她参了军，入了党，立了功，提了干。如今，阳光雨露，枯木逢春。她正安度晚年。

她叫丁苏琦，下面记我的就是她的故事。

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，她用自己的存在，证明这文明包含有人的买卖与性的买者。最需要帮助而最无助，最需要得救而最无自救能力的是娼妓，在一切不幸者中间，娼妓将是最后的得救者！

——聂绀弩《论娼妓》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童养媳·····       | 1   |
| 第一次被卖·····     | 8   |
| 逃 跑 ·····      | 13  |
| 第二次被卖 ·····    | 28  |
| 雏妓生涯 ·····     | 41  |
| 桂兰和桂英的命运 ····· | 62  |
| 九岁红之死 ·····    | 75  |
| 秦淮春梦 ·····     | 83  |
| 望穿秋水·····      | 110 |
| 大雁塔下·····      | 118 |
| 凯歌进新疆·····     | 138 |
| 屯垦戍边·····      | 152 |
| 黄金时代·····      | 157 |
| 后 记·····       | 161 |

## 童养媳

1929年正月28日，我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县东板桥兴关庄一个木匠家里，父亲叫丁昌旺，母亲没有名字，人们都叫她丁氏。旧社会的妇女就是这样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扁担挑着走。所以，至今我都不知道母亲姓什么。

我七岁那年，父亲患了痲病，家道中落，生活一天不如一天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父母悄悄商议要送我到乡下做童养媳。我记得有一天夜里，母亲趴在父亲的床头哭得好伤心好伤心，父亲躺在床上，仰着头说：“与其一家人饿死，不如给她找条生路。”第二天早上，我刚从外间灶房的稻草堆里睡醒，就看到一个脸上长满斑点，头上挽着个卷卷的大娘和一干瘦干瘦的老婆婆走进了我们家门。

一见她俩进来，母亲便忙碌起来，又是递烟，又是让座，又是倒水，然后便小声说起事来，那神情叫我感到有些紧张。因为她们的目光总在我身上转来转去。对大人之间谈些什么内容，我没细听也听不懂，只是那个大娘一进屋就直瞟我，并将腋下挟持的一卷粗布塞进母亲的手里。母亲没有看那卷粗布，却抬起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愣愣地望着我。坐在一旁病床上的父亲哭丧着脸一边咳嗽，一边点头，每咳嗽一声，他都要用手掌在胸脯按压好一会。

我躲在门外边，听得出那个脸上长满斑点的大娘话特别多，她那一双小眼睛又总不停地看着我。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反感，我心里非常恶心她，不愿看到她那张脏兮兮的脸，讨厌听到她那没完没了的哎哎声。

母亲抹了一把泪，走出来招呼我，我便随她进了里间的大屋。虽说是大屋，也同外间的灶房一样，都是泥草房。一张铺着粗布床单的木板床上，搁放着两条补了好多补丁的粗布棉被，靠床头有一张破旧的红漆小桌，一盏油灯和一筐针头线脑。这些便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。

其实，我父亲在当地本是一个很有名气的木匠。父亲的一双巧手，一年四季在外给人家做活，他为出嫁姑娘做立柜、木箱和大大小小的木盆在当地很受欢迎。他还用小刀在那些家具上雕刻出各种花草鸟兽，被当地人称作能工巧匠。可我们家却一贫如洗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什。父亲累病了、累垮了，整天吐血，他得的大概是痨病，一家人雪上加霜，经常无米下锅。为了活下去，母亲只好每顿做“早儿饭”（早儿饭：红糙米、白菜加盐水煮而成）来填饱我们的肚皮。

“喜儿，我的乖乖，你七岁了，大人了，你知道家中很穷，你爸病成这样，娘不能看着一家饿死，你到别人家讨个活命吧。”母亲呜咽着说不下去了。

我那时啥也不懂，只知道家中很苦，父母很累，特别是我的母亲，里里外外地忙。我很爱她，我不知道父母要卖我，看到母亲落泪，怕再惹她生气，只是点头：“嗯嗯！”

母亲见我很听话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领我出了大屋。这时，父亲撑起身子，五花大绑似的在身上插满了木尺、斧头、刨子。他立在门口，朝我深深的望了望，转身就走了。

母亲便领着我和那两个女人一起走出了门。忽然，身后传来妹妹三丫头的哭叫声。我转脸一瞧，只见三丫头光着屁股，头上沾满了稻草，

正追赶着我们哇哇大声叫喊：“妈妈，姐姐！妈妈，姐姐！”

听到哭声，母亲转身跑了回去，将妹妹抱过来，但妹妹却从母亲怀里挣脱下来，跑过来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。妹妹比我小三岁，她当时好象比我还懂事，我牵着妹妹，母亲牵着我俩，一行人都没说话。

来到东板桥上，这时，大人们全都停住了。忽然，母亲一把抱住我高声哭着说：“喜儿，到了人家的家，要勤快，要听公婆的话，记住，听话……，过一晌时，我会去看你……”妈妈双唇颤抖，泣不成声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这下我全明白了，原来我也和姐姐一样，要离开父母，离开家乡，到乡下做别人家的人了。我模模糊糊的记得，一年前。比我大四岁的姐姐走的那天的情景，她穿着母亲花了三个夜晚做的兰布褂子，母亲为她梳了一根拖在脑后的短辫，她开始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她是流着泪，扭着身子很不情愿的被人带走的，硬是不松开母亲的手，今天好象是姐姐的又一次重演，我的心里在颤抖，嗓子里有许多话可就是说不出来，我一把抱住母亲的腿，哭叫着说：“妈妈，我不去！我不去！……”

“喜儿呀，我的好乖乖呀，妈妈是为你我有条活路。”母亲也抱紧我，哭的不成样子。

看见我们难分难解，那个满脸斑点的大娘把我从母亲怀里拉过来，对母亲说：“大姐，你回去吧，我对她会像自己的姑娘一样。我家孩子不多，她只有个姐姐。”

母亲无可奈何地听着，抽泣着，放开了我，挥了挥手转过了身子。那两个女人一边一个拉住了我的胳膊，连拖带拽。我哭喊着还是不愿走，母亲抱起三丫头，头也不回，踉踉跄跄地朝家中奔去。

我仍挣扎着、大哭着。蓦地，我发现桥下清澈的河水里，游动着一群群摆尾的鱼，这使我想起已离家几年的姐姐，逢年过节总能回家看看

爸妈和我们团聚。晚上，我俩躺在灶房的稻草堆上合盖一条破棉絮。白天，她领着我，提着一只木桶在东板桥下的河水里摸鳖，抓鱼，掏螺蛳。想到这里，我停止了哭声。兴许我也会象姐姐那样能经常回家的。

婆婆的家究竟离我们东板桥兴关庄有多远，那乡下叫什么名，事隔几十年，早已忘却，只记得他们家算不上什么大富户，却比起我们家要好得多。他们家有四五间大草房，堂屋里有紫红色的高柜、方桌、木椅。棉被、床单虽说也是粗布的，但没有补丁，也拾掇的干干净净。

“公公”名叫刘昌林，是个无所事事的人，长着一副伪善的面孔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他什么活儿都不做，坐在家中的方桌上，饭来张口，他总是穿着干净整齐的长袍，一只白嫩的近乎女人样的“玉手”提着个水烟袋，整日地在村里满街的溜达，他从不理睬我，不同我讲话，也不打我骂我，我在他的眼里就没有这个人。

正好同他相反，相貌丑陋的婆婆却是个勤快人，整天手不闲脚不闲，嘴也不闲，尽管她的男人是个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，但她好象非常怕他，对他的懒惰视而不见。她对雇工可是特别地凶，对我却肝火特别地旺。她不仅要监督在稻田、麦地和菜园里干活的几个雇工，还要张罗家中一天的饭菜，忙得没黑没明。

婆婆有个女儿名叫风英，是家中的老大，我去那年风英大概有十二三岁，她梳着一根长辫子，穿的是红色印花短布衫，她也同她父亲一样，从不接近搭理我，我的那个比我大两岁的“男人”不仅相貌象他妈，连他那个黑颜色的心肠也随了她妈。

对于我来讲，进了公婆的家就如同进了阎王殿，没有温暖，没有感情，没有人格，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再不睡稻草堆了，他们在灶房里给我支了一张木板床。

每天天不亮，我便被婆婆吼起来，随那几个雇工去地里干活，要不

就是自个儿去打猪草。回家后，扫地、洗衣、煮猪食，婆婆做饭的时候，我就蹲在灶前烧火，稍有不慎，婆婆就拳打脚踢。我那时太小，常常是挨了打，都不知为啥。婆婆经常重复地骂我：“你啥也不会做，买你来，不是让你来享福的，是让你干活的……”

她时常骂竟还觉得不解恨，又见我不吭声就把我的耳朵一揪厉声问道：“小×，你听到了没有？”

我疼得直掉泪，却不敢出声，想想妈妈离我太远，我在这里举目无亲，谁来帮我，只好点点头。

十岁那年，有一次，我正在灶房扫地，婆婆突然冲过来，什么话也不说，一把揪住我的耳朵就往她的房间拖。进了屋，我才知道，她是要给我扎耳朵眼。对我的恐惧，她视而无睹，面无表情，满不在乎地用两指捏着一根长针朝我面部扎来。我吓得哇哇大叫，挣脱了她的手，就往外跑。她一个饿狼扑食，把我象拖羊羔似地按在了床，嘴里骂道：“小×养的，你懂个啥，女人家不扎耳朵眼，不戴耳环子，就象个猪头脸。”

我终于被她按住扎了耳。晚上，睡在床上，两只耳朵火燎般的疼痛。第二天，耳朵根红肿了，又过了几天化了脓，形成了脓包，那脓包越长越大，后来竟长得有鸡蛋那么大。

这一年，收成不好，村里闹饥荒，婆婆便交给我一个小木桶和一只破瓷碗，让我去讨饭。为了博得婆婆的欢心，我把每次要来的饭菜全部交给她，偶尔，我也能讨得一个铜板，婆婆虽然高兴，但也只是对着铜板的窟窿挤眉弄眼的笑，对我仍不屑一顾。

有一次，我在村里转了一上午，只讨了半碗菜汤。回家后，婆婆脸一沉质问我：“怎么才要这一点。”

我解释说：“人家不给我嘛。”

谁知这句话却惹恼了她，她一挥手就打我，拳头正好砸在我右耳根的脓包上，那脓包被击破，血和脓一个劲的往外流，随之而来的是刀割一般的疼，我爬在地上抱着耳朵拼命地哭，脓和血顺着我的脖颈淌了一身。婆婆的那只拳头也沾满了白色的脓和红色的血，她嘴唾着，脚跺着，口里仍不停地骂着：“小×养的，你还敢顶嘴，老娘我今天非打死你。”

婆婆在灶房里洗净了手，象一尊凶神似的，指着猪食盆里的麦粒和勾勾秧叫我吃，我忍住疼，从地上爬起来走到猪食盆边拿起锅铲，朝碗里盛，吃着哭着，泪水拌着碗里鼓饱饱的麦粒全吞进了我的肚里。吃着猪食，我想起了妈妈，我开始恨她，我在心里问：“妈妈你养不活我，还生我干啥？我现在在这里活受罪，我讨来的东西，他们吃稠的让我喝稀，现在又叫我吃猪食。”吃罢猪食，我拿起镰刀和草筐又出了门，走在路上，想想刚才的委屈，又呜呜地哭起来。

在村头，有个老爷爷听到哭声，朝我走来，他掀开我捂着耳朵的那只手问道：“匣子，你这耳朵是咋搞的？”

我一听，哭得更厉害了，便将婆婆打我的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。

老爷爷听完后长叹一口气说：“你这个老公公不管事，你婆婆可是村里有名的母老虎。”

老爷爷骂道：“妈了个×，这个婆娘也心真狠，你这么小，还让你来要饭，她家里又不是没有吃的。”

老爷爷忿忿地骂着，领着我进了他的家，帮我擦洗了耳朵，又给我盛了一碗白米饭。

婆婆每次虐待我，公公和风英既不劝阻，也从不动手，可是我的那个“男人”却成了婆婆的帮凶。婆婆每次打我，“男人”总来参战，不是折一根木棒递给他娘，便是抡起拳头在我头上、身上乱砸。

别看我那个“男人”狐假虎威的挺厉害，其实他是个纸老虎。

有一次，我在稻田地里拔草，他来了。我趁婆婆不在，朝他骂道：“刘小子，坏家伙，你妈算个×，要不是你，我能到你家，看你妈把我打的。”

谁知这个“男人”没有了母亲，也就没有了胆，他吓得边哭边往家逃，嘴里结结巴巴地哭叫着：“我告诉妈妈去，打死你，打死你。”

## 第一次被卖

我满十一岁了，有一天，婆婆对我一反常态，满脸堆着笑，拉我坐下，将我从头梳理到了脚，末了，她对我说：“喜儿呀，你长大了也懂事了，这么多年你从没有出过门，今天我把你打扮的漂漂亮亮，咱们走亲戚家玩玩去。”

我虽感惊讶，但也没敢问，便随了她。她带着我离开了乡下，来到了一个不知叫什么名的地方，一会走大街，一会儿串小巷，走了好长时间，终于在一个挂着两枚铜环的大黑门前停住了脚。

婆婆敲开了门，朝管大门的老头说了声：“我找李老板。”便径直朝里面走去，我站在门外等着。

不一会，婆婆出来了，身后跟着一男一女两个人，穿着很阔气，那男的是个大胖子，大约有五十多岁，走起路来两脚向外象鸭子摆步似的一摇一摇。那女的是个独眼龙，一只瞎了的眼珠呈兰灰色，独眼女人用那只好眼死死地盯着我，吓得我浑身一抖。瞧了一阵，她走过来，伸出手，将我的下巴一提。脸上挤出一丝怪模怪样的笑来。男胖子背着手朝我婆婆点了点头，把我让进院子。进到李老板上房里喝了会茶，婆婆站起身对我说：“你先坐会儿，别乱跑，待一会我就来接你回家。”

我便当了真，一直规规矩矩地坐着，等我婆婆回来接我。过了很久

不见婆婆，’只是偶尔门帘被人掀动，见几个漂亮的姐姐探头探脑的对我笑，她们一个个打扮得很洋气，红唇粉面，烫着卷发，穿着旗袍和高跟鞋。

我有些急了，左等右等不见婆婆来，便站起身走出上房，准备去大院门找找，谁知我刚出屋门，却被站在院子中间的那独眼女人横身挡住，她厉声问道：“李桃花，你要上哪里去？”

我被她吓了一跳，心里想，我什么时候叫了李桃花？我姓丁呀，叫喜儿呀，我哆哆嗦嗦地问那女人：“我婆婆在哪？她说等一会带我回家。”

那独眼女人冷冷地笑着说：“接你回家？休想！她早走了，她已经把你卖给我做姑娘了。”

我一听，脑子嗡地一下，好象闷雷轰顶，浑身一阵酥软，倒在院子里失声痛哭起来，哭得眼泪都流干了。我觉得这世界太黑了，人心太黑了。

这时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走过来扶起我，将我死拉硬拽拖进一间住房，那独眼女人也跟了进来，对我说：“她是这里的姨娘，晚上你就同她住在一道。”说完她就走了。我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，我太累了。

第二天起来，那个姨娘给我换了一身新的花布衣衫，领我走出了她的住房。这时，我才发现这里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，院子内有七八间住房，听姨娘讲，这里是江阴县“陈阿太”，靠四个姐姐做卖盘子生意的，男老板姓李。

大姐叫李雪梅，二姐叫李雪琴，三姐叫李雪花，四姐叫李桃红，我成了老五，老板娘新起了个名叫李桃花。

快中午时，姐姐们都起了床，她们在各白的房间洗脸梳头，涂脂抹粉，弹琴练曲，见还没有客，几个姐姐便涌进姨娘的房间，拉着我的